

本期关注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延续、生生不息的内在脉络与创新创造的动力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如何守住城市历史文脉保护这条“底线”,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城市的物质空间和人文生态进行重构和提升,通过延续历史文脉和彰显文化底蕴来守护好城市的“根”与“魂”?本期《理论周刊》聚焦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邀请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华大学专家,分别从文化遗产如何与城市文明共生,如何创造性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两个角度撰文。

文化遗产如何才能与城市文明共生

张燕

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两千多年“城名未改、城址未变、中心未移”的超大城市,成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文化的记忆和文明的根系早已根植于成都的城市基因,形成了多类型、多层次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目前,成都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6个,省市级历史文化名镇18个,省市级历史文化名村8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9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56处;世界遗产2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2项,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02项;历史文化街区12片。

作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日益加快的背景下,成都如何保持城市的个性特征,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城市记忆得到传承延续,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和谐共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要有最佳平衡点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建设面临着土地开发、旅游和交通、旧城更新等众多问题,城市高速发展不断地改变着城市肌理及其环境,导致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系列新的问题,需要在保护利用与发展中找到平衡点。

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的现实冲突。城市作为一个随着无数人的活动逐渐积累、层叠起来的有机体,其文化景观是多个时代的场景、不同意义的内容彼此交叠的结果。一方面,每个时代都留下了独特珍贵的历史印记,应得到有意识的保护;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向前走,面向未来的变迁会带来形态、使用者或是功能的改变,城市作为一个活态的生命体,需要不断更新。目前在成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更新问题上面临着诸多悖论,比如大拆大建和不当的整治更新会导致老城风貌消失;若将文化遗产和历史街区封存固化,又会使城市失去活力和使用价值。

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本体和环境的丢失。由于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起步较晚,人为或自然的破坏,使许多文化遗产本体在整体或局部上遭受了损害,没有做到能保则保、应保尽保。在融入国际化进程的同时,现代工业化所主导的城市空间架构、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也会对成都传统文化和

重构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从保护到更新:历史环境复兴和当代发展的激活。保护与更新是城市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成都的城市发展需要将两者有效组合,恰当的城市更新有利于遗产的利用展示,正确的保护可以丰富城市更新的特色和意义。成都应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载体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与登记,运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统领的多规合一的工作平台,对历史街区的总体空间格局特征、历史街巷景观特征、历史院落与建筑的空间、营造、装饰等特征、传统的业态、文化活动等,制定保护、展示、利用的措施及引导性实施细则,兼顾城市遗产的保护与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善及城市的发展。

首先,对于遗产保留完整、价值突出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或者历史建筑群集中的片区,在改造理念上既要注重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也要注重传统功能和精神的延续。对于一部分有较高商业和文化旅游价值的项目(如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是在保留遗产建筑、传统氛围、历史功能和人的活动基础上,通过保护建筑功能提升、环境整治和文化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供服务市民、游客的城市空间和配套服务。对于居住功能完整保留的历史地段(如,老街、社区),改造更新以本地居民的生活环境水平提升为核心目标,在选择城市环境更新手法时注重社区传统氛围的延续、集体记忆的强化,强化居民的文化凝聚力和自豪感。

其次,对于一部分文化遗产的原有功能不再适合未来城市经济和功能要求,但其物质空间保存相对完整、具有一定规模,并且富有时代或地域的特色,如工业遗址。进行城市更新时,在延续原有空间风貌特征的同时,通过适当的更新改造,满足未来新功能的需求。典型的案例如成都东郊记忆园区的改造,在功能方面大胆更新,原有生产空间转变为城市文化服务的公共设施和为创意产业服务的职能空间。

第三,对于在城市中一些价值相对不重要、已经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拆除和破坏的不成片的文化遗产资源点,应该用织补的态度来面对片区的更新,用新建的传统风貌建筑缝合保护建筑之间的空间,并通过景观环境的塑造,最大程度恢复传统空间的尺度感受,使遗产保护部分介入城市更新。

从局部到整体:再塑城市文化景观。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看,需要进一步由“局部”转向“整体”,即以狭义的文物保护转变为宏观景观保护。对成都而言,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应仅停留于文物古迹或重要地标性建筑遗产。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的就是历史上有价值的城市“文化景观”,要保护任何具有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而不只是历史城区和散片零散的历史文化街区。具体而言,成都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强调,不仅保护文物的本体,还要保护其环境;不仅保护古代遗址、古建筑,还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院长)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延续、生生不息的内在脉络与创新创造的动力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城市更新重要时期,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为存量提质改造和增量结构调整并重,如何守住城市历史文脉保护这条“底线”,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对城市的物质空间和人文生态进行重构和提升,通过延续历史文脉和彰显文化底蕴来守护好城市的“根”与“魂”?本期《理论周刊》聚焦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邀请四川师范大学和西华大学专家,分别从文化遗产如何与城市文明共生,如何创造性活化利用文化遗产两个角度撰文。

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总书记这样说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2014年2月25日,在北京考察时指出

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记得住乡愁”,就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留中华文化基因。要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工业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搞“拆真古迹、建假古董”那样的蠢事。

——2015年12月20日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

——2018年10月24日,在广东考察时指出

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2019年11月2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提高文物研究阐释和展示传播水平,让文物真正活起来,成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深厚滋养,成为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名片。

——2021年11月24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资料来源:人民网、新华网

2024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章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

要让成都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就必须在确保文化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通过创新性的手段、载体与功能拓展,使得这些文化遗产能够融入现代生活,服务当代社会需求,助力成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焕发新机与活力,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实现永续传承与创新。

活化利用,让文化遗产
焕发时代活力

陈睿

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成都探索

推进成都文化遗产创造性活化利用与开放合作,是践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成都推进“世界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抓手。成都在文化遗产的功能再生、创意转化、数字孪生、教育传承、社区参与、国际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功能再生:依托历史文化遗产,挖掘其内在的历史文化内涵,在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前提下,赋予其新的社会经济功能,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成都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先后打造了少城(宽窄巷子)、大慈寺、武侯祠(锦里)等历史文化街区。

创意转化:通过专业性的创意活动,对历史遗产的文化价值进行转化,将文化遗产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机结合,开发文创产品和服务。如文创IP、文创产品、影视动漫作品、文化旅游产品等,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内涵传递给更广泛的受众。成都先后打造了“古蜀金沙”“漫游三国”“杜甫很忙”等文化IP,文创产品达到3000多种,产值达13亿元。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开发的各类文创产品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数字孪生: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建模,建立文化遗产数据库。数字技术保留了文化遗产的真实信息,能够创建历史文化遗产、珍贵文物的对应数字模型,为文化遗产的研究、展示、传播、体验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全息投影和数字化导览技术,可以使观众“穿越”到不同的历史时期,看到活灵活现的历史人物,与他们进行“对话”,了解他们

在保护中利用 在利用中保护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不仅要关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强调通过创新性的方式,发挥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应用和功能拓展,使其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进而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提供重要推动力。

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需要从立法、执法和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入手,确保文化遗产得到最严格的保护。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法律基础,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盗窃盗掘等文物犯罪行为,维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鼓励全社会参与和监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高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形成全社会共同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开发专门人才培养力度,培养既具备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知识又具备创意转化能力的专门人才。

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突出群众性,将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融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深刻理解和感受文化遗产的价值。将文化遗产保护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通过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促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为依托,挖掘和展示成都独特的历史文化、民俗传统和自然风光,将文化元素融入旅游项目,

的生活和思想。这种互动方式打破了传统静态展示的局限,使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

教育传承: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机融入教育体系。通过课程思政、文化遗产课程、博物馆教育、研学实践、文化节目等方式,增强青少年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成都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为教育传承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简牍探中华》专题报道,通过“天回医简”背后的故事勾勒了失落古蜀医学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有力证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是培养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教材。

社区参与: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通过民俗活动、非遗体验、节庆旅游等方式,增强社会公众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使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价值成为社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成都大庙会作为春节期间的重要民俗活动,是市民欢度新春的传统场所,各种传统手工艺、民间艺术和地方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本地居民参与。都江堰放水节原本是古成都灌溉工程的庆祝活动,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项集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综合节日,能够通过放水仪式,重温历史记忆,增强对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国际交流:自2007年首次举办“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以来,成都已连续举办八届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通过展览、表演、工作坊和论坛等多种形式,展示了成都和世界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之间的交流。

增强成都旅游的文化内涵和吸引力。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精准定位目标市场,推出个性化、定制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创新营销模式,扩大市场影响力,提升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培育文化遗产数字化新业态:通过“数字成都”建设,全面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建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采集、存储、展示,实现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转化和在线共享。这不仅提高了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还能生动再现历史场景,给人们带来沉浸式的文化体验。通过数字化手段,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游戏开发、影视制作相结合,开发充分反映成都文化内涵和元素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全面提升成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国际化水平,提升成都文化遗产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一批成都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加强推进成都特色文化旅游品牌的国际推广。继续办好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与国际文化组织密切合作,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积极参与各类国际文化遗产论坛,分享成都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成果,推动成都文化遗产走向世界。精心策划和组织各类文化旅游交流活动,将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旅游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向全世界展示成都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文化魅力。

(作者: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化产业管理系主任)